「中國」是先民觀天的意外收穫

黎冬梅

文化經緯

雖然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年中就沒有一個朝代叫「中國」的，但每個朝代卻無一例外地自稱「中國」，也承認其前朝爲「中國」。

那這「中國」是怎樣來的，每個朝代和「中國」是啥關係，「中國」的本義是啥，古代的「中國」和現代「中國」有何區別？關於「中國」文明的諸多密碼，幾千年懸而未決的爭論，最近都被深圳媒體人王長久逐一破解。

王長久最近推出的著作《尋根「中國」》就完成了其爲「中國」尋根、爲華夏問祖、爲中華文化探源的目標。著作去年十一月問世僅兩個多月就再版，今年三月出第三版。

王長久介紹說，「中國」首先是農耕文明發展的產物，按照仰韶文化等考古發現，時間在六、七千年前。那時，我們的先民從遊牧文明要進入農耕文明，就必須解決兩個世界性的問題。一是必須掌握季節變化的規律，二是必須找到一個可以讓天下太平的理論。不掌握季節變化規律，天下不太平就無法發展農耕文明。

《尋根「中國」》揭示，華夏先民是通過仰觀天文，通過感悟「天道」解決這兩個問題的。

先民把北斗七星環繞北極星旋轉一周定爲一年，根據一年中北斗七星的「勺子把」的四個指向定出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從而掌握了一年四季輪迴規律。

先民觀察天文發現了滿天星斗都環繞北極星旋轉的這一奇特天象，並作了宗教化的解讀。先民就將北極星認定爲「天中」，然後將天的構成歸納爲「中」+「四方」，認定天的秩序就是「中」是「四方」的主宰，「四方」要拱衛在「中」的周圍，圍繞着「中」轉，並將此上升爲「天道」。作爲「天中」的北極星被神化爲天下的至上神上帝，並以宗教的形式勾畫了天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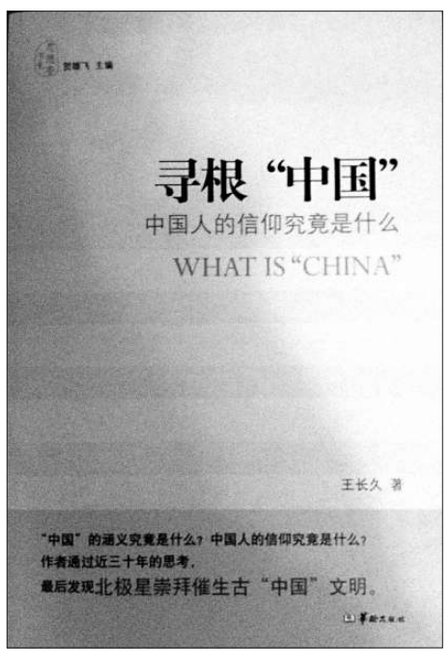
先民認爲；天地萬物都要服從「天道」。他們按照天庭的模式，通過「立表測日影」的方法認定「天地之中」，然後將在「天地之中」建立的「國」稱作「中國」，認定「中國」就是和上帝的「帝廷」相對應的人間至上國，是四方之國的君主國，是代表上帝治理天下的天子國。天下萬國只有「中國」的領導可以稱王，天下只能有一個王，其他國的領導只能稱君、稱侯。他們以宗教的力量要求四方國向「中國」的王稱臣納貢，「中國」的王與上帝的關係是父子，只有王才有資格祭祀上帝，王拿天下萬國的貢品祭祀天下共主天神上帝，王以上帝的名義建立一個「中」主宰「四方」領導「四方」的太平的天下秩序，這就是「平天下」。

史料記載，大禹認定的「天地之中」在河南登封陽城，商朝盤庚認定的是安陽，周公認定的是洛陽，後代多以長安或洛陽爲天地之中。但這都不妨礙「中國」就是天地之中的至上國的本義。

王長久介紹說，「中國」的國父應該是伏羲。歷史書上說秦始皇統一中國，其實從「中國」一出現，中國就是統一的，只是秦朝以後的統一是行政郡縣制度的統一，而秦朝以前是宗教意義上的統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

他說，「中國」是爲天下太平而生的，爲天下大同而做大做強的。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華夏族的前身是「中國民」。「中國民」的特點就是心繫天下，以「平天下」爲己任，通過持續奮鬥才有了這巍巍中華。

他說，儒家和道家都是通過對滿天星斗環繞北極星旋轉這一天象的觀察和不同解釋而形成的。道家認爲北極星能夠居於天的中位，讓四方拱衛的奧妙是無爲，而儒家認爲是因爲北極星具有至高無上的中德，是無過無不及，是以中爲用，從而推演出中庸之道。他說，後來形成的佛教也受到中道的深刻影響，這是儒、道、佛能夠在中華大地上融合共生的奧秘所在。



王長久著《尋根「中國」》

于伶與秦城詩抄

葉 周

于伶

往事鈎沉

前幾年我去看望于伶的夫人柏李，她送給我一本《于伶詩抄》。雖然，于伶著名於世的是他的戲劇和電影劇作，如話劇《長夜行》、《七月流火》和電影《聶耳》等，但他童年時就讀了很多古典詩詞，也一直進行着詩詞創作的實踐。在這本詩詞選中有兩部分是重點：一組是懷念潘漢年的，另一組就是獄中詩抄。從這些詩中可以體會到具有堅定信仰的于伶，「文革」中蒙冤入獄後仍然百折不撓的精神氣質。其中有一首詩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玫瑰》

不意此獄窗外，亦多此花，香飄囚室，感慨時予已繫獄五歷春秋，百次審訊，何仍迷離，忽悟及陷我者，恚憤！

寂寂獄中聽子規，玫瑰何苦惹遐思？

斯人坦蕩甘憔悴，有鬼畫皮抹粉脂！

聽于伯伯生前說，在北京秦城監獄的九年牢獄生涯中，關的是單人牢房，房內只有一張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寫「交代材料」時，才會由管理人員送進一張小學生用的單人課桌供使用。

在于伶關押期間，由於「犯人」的特殊地位，實行單獨放風制度。放風地點設在牢房外的一塊平地上，一道長牆將平地隔爲兩半，牆兩側隔成小格。看守站在高高的中牆上，可以將兩邊格子裡的情形一覽無餘。犯人被一個一個地單獨帶出來，一人一格，隔着高高的隔牆，誰也看不見鄰里，更無法講話和交流。他常年一個人，便以在心中寫詩度日。在心中寫就的詩，又時時在記憶中背誦。一直到出獄後再憑着記憶把它們寫下來。

讀了《玫瑰》，我一直在琢磨，獄中的于伶恐怕很難有機會看見囚室外的玫瑰，因爲囚室的窗往往開在高牆上，能遠眺的除了浮雲，還有的就是遠方的天空。那麼也許于伶詩中的玫瑰，便更多的可能是他心中的一種夢想，一種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于伶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入獄的，入獄的原因就不能不說到江青了。「文革」剛開始，江青就想到了報私仇的機會到了。根據審判江青時揭發的材料，她和葉群策劃了對上海一批文化名人的秘密抄家。是江青主動去找葉群，對葉群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要打倒的壞蛋統統打倒！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去整他們。我的仇人，我也告訴你，你想辦法幫我去打倒他們！」

如果不是有歷史資料記載，簡直不敢相信這位標榜革命的江女士，說話會這麼赤裸裸，連起碼的遮羞布都不要。

而江青提到的仇人中就有上海電影界、戲劇界的幾位名人，如鄭君里、周信芳、于伶、陳鯉庭、趙丹、顧而已、童芷苓。所謂仇人，說白了就是這些人對江青解放以前的情況有所了解，對江青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灘演藝界的緋聞耳聞目睹了，其中有些人還收到過江青的或者是與她有關的一些信件。

譬如鄭君里導演在上海解放前夕，就收到江青的前夫唐納從香港寄來的信。信中提到一大批文化界名人離開香港回到解放了的北京、上海等地，可是他卻再也無緣回上海了。唐納說：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阿蘋（江青），我曾經爲她出走幾乎自殺；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麼都下得了手。

而于伶是在一九三五年在上海擔任左翼劇聯負責人時就認識了江青。當時于伶對這位來自山東的青年演員是寄予過希望的。知道她演過戲，對於她在台下的一些花邊新聞，也沒有太計較。可是也聽到過她曾經被捕和自首變節的消息，甚至還爲慶祝蔣介石壽辰公開登台演出過。

解放以後，于伶擔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江青第一次到上海來就沒有忘記召見他。可是這次召見不是爲了敘舊，而是來顯示她不同往日的威風。

「于伶同志，對了，你現在不叫尤兢了。多年不見了，你沒有忘記我吧？」

「哪裡，哪裡？你離開上海十多年了吧？」于伶曾有一次對我說，事後他眞後悔自己的記憶這麼好。早料到後來的「文革」，就應該裝得對什麼都不記得了才好。江青說：「從一九三七年去延安，再沒有回來過，一晃十多年了。我眞想上海，想上海的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沒有忘掉我吧？」

「沒有沒有。」于伶敷衍道，「大家常常想起你。」

「是嗎？他們都好嗎？我今天請你來沒有別的事，老朋友敘敘。另外也向你這位文化局長了解一些老朋友的情況。」

於是江青逐個地詢問所謂老朋友的名字，看似隨意，卻總離不開那幾個名字。于伶暗地裡佩服她的記憶力，都十多年前的人和事，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于伶必須字斟句酌地回答問題，什麼該說，什麼又該迴避。還要盡量迴避某些人的名字，譬如唐納。生怕引起江青的猜疑。

從那以後于伶沒有再見過江青，但是于伶知道江青的記憶很好，她不會忘記上海這批了解她的文藝界名人。只是沒有想到她的心胸會如此狹窄。

江青對葉群把話說白了，沒有一點掩飾。她說有一些過去的資料在那些人手裡，他們會拿出來造謠、搗亂，甚至會落到敵人的手裡，所以一定要找到手燒掉。特別是有一封信，一封重要的信落在電影導演鄭君里的手裡，一定要弄回來。

於是一次準軍事行動開始策劃。葉群把江青的意思傳達給了空軍司令吳法憲，再由吳法憲布置給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最後由江騰蛟組織了一支抄家突擊隊去執行任務。

于伶的家被抄了多次，最後一批抄家者光臨的時候，于伶已經被捕了。逮捕證上的號碼爲「文字〇〇〇二號」。〇〇〇一號是誰呢？想到自己不是一號，而是二號，于伶不知作何感想。

不過確實暗中有一隻巨人的手在保護着于伶，他很快就被從上海轉移到了北京秦城監獄。後來才知道，是周恩來總理採取的保護性措施，周總理列了一個名單，將一部分著名人士轉移到了秦城，以避免在外受到傷害。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附近，是中國最著名的監獄。曾關押過滿清要員、國民黨戰犯。

秦城監獄建於一九五八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援助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與國防建設的產物。當時，蘇聯與中國訂立的援建項目共有一百五十七個，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監獄。但因秦城監獄屬秘密項目，對外不公開，所以外人只知道蘇聯援建的項目是一百五十六個。

居住在秦城監獄的犯人，除「文革」時期被折磨死的，沒有「死刑」。這大概因爲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可謂之「秦城春秋」。由於中國歷史的風雲變幻，自秦城監獄有史以來，進進出出的犯人情況的千差萬別，所以，在秦城監獄的高牆深獄裡，埋藏着無數動人心魄的故事。無數被囚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既令人唏噓，又使人深思。

于伶的獄中詩就是「秦城春秋」中珍貴的一部分。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于伶被釋放出獄了。但不幸的是，與于伶一起被江青列在黑名單上的周信芳、鄭君里和顧而已都已經在「文革」的殘酷鬥爭中先後離開人世。

對於自己的重獲自由，于伶以小詩《結論》記之：

秦城乃秦代築城抗禦胡人之地，現代化，規模大，如城堡。一九七五．五．十五結論正式簽字，發給了刮鬍鬚刀與鏡。攬鏡自顧：自己廬山眞面目——政治面目，九年始得見，不禁失笑！

秦城曾立抗胡旗，囹圄生涯九載羈，

一紙結論歸去也，捫鬚攬鏡笑如癡。

夏衍對于伶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閉上眼，彷彿可以看見一條漫長而艱險的道路上，一個怯弱可又是那麼悲壯的求眞和求美者的姿態，顛躓、挫折、無情的嘲笑、一時的迷失，荊棘刺傷他的肌膚，崎嶇磨損他的腳底！可是他摸索着，行進，沒有絲毫的後悔。」

如果不說這段文字來自夏衍一九四一年的《于伶小論》，我眞以爲是對于伯伯建國以後生命歷程的描述。

這也是我所見，所親身體會到的一個活生生的求眞者和求美者的眞實寫照。

鄧小平的語言

劉開生

人與事

鄧小平生前作爲一位睿智的政治家，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把握着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前進方向，而且他講話的語言習慣、語言風格也非常獨特，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他的許多鄧氏經典語言，不僅廣爲人知，而且至今還常爲人們津津樂道。

「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鄧小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談論我國農村包產到戶問題時講的一句名言。後來，這句話雖然遭到「左傾」路線的批判，但沒批倒不說，其觀點反而在群衆中爲更多的人所知曉，所認同，所接受，所運用。一九八六年初，當鄧小平成爲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時，「貓論」還被登在《時代》周刊上。二〇〇一年，在APEC首腦峰會上，這句話還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引用，成爲馬講話的開場白。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軍隊要整頓》的講話，題目簡單樸素，內容更是抓住了要害，即狠抓五個字：「腫」、「散」、「驕」、「奢」、「惰」。簡單明瞭，擲地有聲。一九七五年底，毛澤東想讓鄧小平主持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鄧小平不願違心地去做這件事，於是就對毛澤東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委婉地表達了他的立場和態度。

一九七八年初，鄧小平在聽取國家有關部門彙報知青工作時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鄧小平短短幾句話，就對上山下鄉運動做了最準確、最精闢的總結。結果，當年底在中國大地延續了二十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就偃旗息鼓了。同年三月中旬，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對科學家們熱情地說：「我願意當你們的後勤部長」。後來，他還進一步說：「以後要讓『臭老九』當老一」，因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一九八九年五月，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訪問我國。鄧小平與其會談時，只用「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八個字就宣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

類似上述字字璣珠、樸素、幽默、簡練、務實的語言，在《鄧小平文選》和鄧小平講話、談話中大量存在，眞可謂俯拾皆是，譬如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後，鄧小平從當時下放的地方江西回到北京。毛澤東第一次召見他時，開口便問：「你在江西這麼多年做什麼？」鄧小平心中本來有許多話要說，然而他卻把千言萬語凝聚成兩個字：「等待。」一次，鄧小平一行到四川農村考察，農民問他：「你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鄧小平回答：「我們從上頭來，到下頭去。」一度有記者說，植樹造林活動是鄧小平帶的頭兒。他聽說後，不願貪天之功據爲己有，就說：「我哪是帶頭呀，我是擔心當了尾巴。」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採訪他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他「要是讓你給江青打分，你能給她打多少分」時，他說：「零分以下。」鄧小平退休後，他的女兒毛毛在寫作《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過程中，一次問他：「長征的時候，你都幹了些什麼工作？」鄧小平居然只用三字作答：「跟着走。」

……

鄧小平極具特色的個性語言，雅俗共賞，不僅群衆喜愛，毛澤東還曾以「好像吃冰糖葫蘆」一樣加以讚賞。「文風樸實，不講空話，在簡明扼要的論述中，總是蘊含着深刻的思想內容」則是江澤民對鄧小平語言特色的高度評價。

文盲、流氓及皇上

鄧榮河

文化什錦

身爲漢朝開國皇帝的劉邦，並沒有什麼滿腹詩文的學識，相反，恰恰是「文盲」一個。何以見得？晚唐詩人章碣有詩《焚書坑》爲證——「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意思是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鞏固一統江山，沒想到奪了大秦江山的人恰恰不是讀書人。

劉邦不僅是個文盲，同時，還是個不折不扣的「流氓」。小時候的劉邦雖然不是「挖絕戶墳踹絕戶門」的主兒，但整日游手好閒於街市卻是事實。由於本身就是大文盲一個，因此年少的劉邦對讀書人沒有好感，甚至發生過往儒生帽子裡面撒尿的荒唐行爲。由此，劉邦之流氓行徑可見一斑。另外，《史記》中也曾對劉邦的流氓行爲有所定論，四個字「好酒及色」——吃喝嫖賭，人家佔了仨。

既然劉邦是個文盲流氓「雙官」加身的主兒，何以成就帝王偉業？關鍵人家劉邦不是一般的文盲流氓，而是一個高級化了的文盲加流氓。

志向會改變一個人的思想。當劉邦擁有了做皇帝的美夢之後，劉邦的思想也在發生着微妙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從原來對文人的沒好感，到對文人的趨之若鶩。張良、韓信、陳平等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在漢軍中一步步得到重用，預示着漢軍由弱小走向強大，由強大走向輝煌。做了漢室皇帝的劉邦，在治國安邦的同時，也開始自學，並有所醒悟。《古文苑》收錄了劉邦的一篇《手敕太子文》。文中，劉邦深有感慨地說：「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在自學成才方面，劉邦堪稱是個名副其實的典範。劉邦駕崩前大約半年的光景，回老家沛縣視察，曾擊筑而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回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首歌文辭雖然淺顯直白，但感情充沛，慷慨激昂。他和家鄉父老聊天時還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由此，哪裡還見文盲的半點痕跡。

再說說劉邦流氓之性的高級。節節勝利的劉邦，進軍咸陽。面對如雲的美女，面對奇異的珍寶，縱使哪個也會心動心癢，更何況是一個曾以「好酒及色」見長的主兒。但此時此刻的劉邦，對慾望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不殺子嬰，約法三章，不受犒賞，秋毫無犯」。和「殺子嬰，燒宮室，屠咸陽」的項羽相比，劉邦哪裡還是什麼令人生厭的大流氓，分明一個受人尊崇的謙謙君子。劉邦很知道——只要忍一忍，民心會有的，勝利會有的，天下的女人和財寶任由自己挑選——高級流氓就是高級。

粉絲椰汁鱔片煲

茅儀毅

飲食男女

鱔魚，也叫黃鱔，長魚海蛇等，它味鮮肉美，刺少肉厚，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池塘、河渠、湖泊等淤質水底層。鱔魚體型似蛇，圓筒狀。頭粗尾細，體表有一層光滑的黏膜保護去，無鱗，色澤黃褐色，體有不規則的暗黑斑點，全身只有一根三稜刺，肉嫩味美。鱔魚中含有豐富的DHA和卵磷脂，它是構成人體各器官組織細胞膜的主要成分，而且是腦細胞不可缺少的營養。故食用鱔魚肉有補腦健身的功效。它所含的特種物質「鱔魚素」，能降低血糖和調節血糖，對糖尿病有較好的治療作用，加之所含脂肪極少，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但鱔魚不宜於狗肉、狗血、南瓜、菠菜、紅棗同食。

燒製粉絲椰汁鱔片煲這款菜所需的材料爲：黃鱔十二兩，粉絲二兩，薑兩片，葱若干，芫茜少許。調味料爲：鹽二分一茶匙，糖二分一茶匙，胡椒粉少許，椰汁四分三杯。醃料爲：生抽兩茶匙。

具體做法如下：(一)粉絲洗淨浸軟濾乾水份。(二)黃鱔起骨，放入大溫水中拖水取出，再用清水洗去黏液，濾乾水份。(三)將鱔切段（兩寸長），加入醃料拌勻，放入熱油中泡油後撈起，濾乾油份。(四)葱切粒與薑片同放入煲內，用少油爆香，放入調味料、粉絲，將鱔片放入裡面。(五)將上項材料用中火煮至沸起，加入芫茜即可上桌供食。可再以適量芫茜飾面。「粉絲椰汁鱔片煲」，是將黃鱔帶出另一種口味的另種烹調法，有些熱帶風情味，如喜愛辣味可加少許咖喱粉。這款菜餚是可以變化的菜式。需注意的是，鱔的清洗工作必須做得仔細完善。

「育英」難復校名

延 靜

文史叢譚

日前，我的中學母校「育英中學」，現在的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舉行校友會理事會活動，邀請我參加。雖年過古稀，出於對母校的一片深情，仍決定前往。本以爲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不會很多，但走進會議室大吃一驚，來的二十幾位幾乎都是白髮蒼蒼的老者，多比我年紀還大，其中一位是一九四〇年畢業的，今年八十八歲，名叫蔡公期。這天的相會，雖互相不相識，很多更叫不出名字，但畢竟都是育英的畢業生，它把大家的心連到一起，倍感親切。

育英建於一八六四年，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主辦，俗稱教會學校，距今已有一百四十七年歷史。它是北京中學中最古老的，也是名校之一。一百多年來，它辦學比較成功，人才輩出。很多名人，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孚凌、前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前中國駐美大使、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前會長韓敘、著名話劇大師刁光覃，均是這所中學解放前的畢業生。新中國成立後的畢業生中名人也不少，如航天專家李頤黎、電影演員王鐵成、圍棋大師聶衛平、相聲大師姜昆等。正如這天參加理事會的一些校友所言，育英引進的雖是西方教育體制，提倡自由、平等、博愛，但強調培養人才是正確的方向，歷史證明它的辦學是成功的。

座談會中，有人提出恢復育英校名，也得到大部分與會者的贊同。這時曾擔任中國教育協會秘書長並了解內情的蔡公期發言說，這個事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爭取過，但沒有能夠實現。他說，上面也同意恢復校名的觀點，但又覺得事情複雜，怕引起連鎖反應，因爲就北京而言，就有「貝滿」「慕貞」的復名問題，全國各地也會有類似的教會學校，爲穩妥起見，只能作罷。當時一位副市長還專門到他家，說明情況，請求諒解。

其實，當年的育英早已不復存在。六十年前我上學時的育英，在燈市口大街北側，分東院和西院，東院是高中部，西院是初中部，均爲古香古色的院落和房間，特別是東院，是幾進的院子，朱紅的窗子和柱子很有特色，院內東邊還有一個小花園。這些留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而現在，連當年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東院已經變成燈市口中學，原來房屋的格局已面目全非；西院原址建起高樓大廈，成爲景山中學的天下。現在的所謂育英，即北京二十五中，是當年貝滿女中的西院，院內還有一座教堂建築殘存，而不是當年的西院了。說這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確當不過。

因此，我想，育英復不復名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看待當年的教會學校。解放之初所以迫不及待地把私立的育英改爲公立的北京二十五中學，主要是因爲把它看成是西方對中國的「文化侵略」，而沒有看到它還有積極的因素。上世紀八十年代「匯文」復名，標誌着認識上的一大變化。現在又過了二十幾年，認識得就更清楚了。參加校友會，除結識多位老學長，聆聽他們的肺腑之言外，這也是我的一個不小的收穫。